

André Maurois



雨果传

VICTOR HUGO

[法] 安德烈·莫洛亚

浙江文艺出版社

VICTOR HUGO

雨果传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周国珍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晓乐

封面设计:梁 珊

André Maurois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Hachette, 1985, pour la préface.

中国大陆中文版权所有: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字:11-1997-54号

雨果传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周国珍 郑镜堂 徐惠琳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飞达工艺

美术印刷厂

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375 插页 2 字数 560000 印数 00001-10000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1045-1/I·963

定价:29.50元

目 录

第一部 奇异的渊源

- 第一章 洛林省和布列塔尼省的两大血缘…………… (3)
第二章 战争之梦…………… (21)
第三章 童年的结束…………… (40)

第二部 曙 光

- 第四章 笼中鸟…………… (55)
第五章 叹息…………… (72)
第六章 《文学保守者》…………… (84)
第七章 订婚…………… (92)
第八章 有志者事竟成…………… (108)

第三部 男性胜利

- 第九章 婚姻的后果…………… (123)
第十章 《法兰西诗神》…………… (132)
第十一章 布卢瓦,兰斯,夏蒙尼…………… (145)
第十二章 得心应手…………… (158)
第十三章 伏吉拉尔街的《东方集》…………… (174)

第四部 早来的秋天

第十四章	忠实的朋友·····	(195)
第十五章	戏剧的方向·····	(200)
第十六章	但莫把我们引向·····	(208)
第十七章	交替的颂歌·····	(226)
第十八章	命运·····	(237)
第十九章	《秋叶集》·····	(250)

第五部 奥林匹欧的爱与悲

第二十章	巴黎皇家广场·····	(261)
第二十一章	奈格罗尼公主·····	(271)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四年·····	(288)
第二十三章	奥林匹欧·····	(302)

第六部 抱负成为现实

第二十四章	《光与影》·····	(321)
第二十五章	朱丽叶来到法兰西学院·····	(342)
第二十六章	莱茵·····	(364)
第二十七章	《文坛斗士》·····	(370)
第二十八章	在维勒吉埃·····	(376)
第二十九章	放浪与貂袍·····	(393)
第三十章	高度和深度·····	(407)

第七部 决定时期

第三十一章	良心乎？钱袋乎？·····	(421)
第三十二章	幻想和决裂·····	(438)

第三十三章	政治角逐与情感之争·····	(451)
第三十四章	体面的人们·····	(466)

第八部 流亡和著书

第三十五章	从皇家广场到“观海台”·····	(477)
第三十六章	“观海台”·····	(495)
第三十七章	神灵降临，木桌显灵·····	(506)
第三十八章	啊，黑暗之源·····	(514)
第三十九章	《静观集》·····	(521)
第四十章	《历代传说》·····	(538)

第九部 流亡的成果

第四十一章	“如果只留下一个人·····”·····	(551)
第四十二章	《悲惨世界》·····	(564)
第四十三章	火焰山·····	(574)
第四十四章	《街头和林间之歌》·····	(579)
第四十五章	《海上劳工》·····	(585)
第四十六章	《爱尔那尼》最后一名女战士·····	(596)
第四十七章	流亡结束·····	(609)

第十部 斯人仙逝形象日益光辉

第四十八章	凶年·····	(619)
第四十九章	谁之过?·····	(632)
第五十章	晚霞·····	(650)
第五十一章	克利希路二十一号·····	(664)
第五十二章	《做祖父的艺术》·····	(675)
第五十三章	魔鬼及其随从·····	(680)

第一部 奇异的渊源

啊记忆！黑暗中诞生的宝藏！
就像久远的幻梦显出地平线一样！
亲切的昔日光芒万丈！
映照得一件件往事重又闪亮！

维克多·雨果

第一章 洛林省和布列塔尼省的两大血缘

大约在公元一七七〇年，法国南锡城里有个名叫约瑟夫·雨果的细工木匠，他享有一种特权，可以捞取摩泽尔河漂来的木材作为己用。他性格粗鲁，名声不好。他是博屈考地方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个地方“毗连洛林省的草原——圣女贞德和克洛德·热莱的诞生地”^①。木匠年轻的时候，曾在轻骑兵部队里当过掌旗官。所以他先是扔下犁，拿起剑，后来又放下剑开始使刨子。“雨果”原是日耳曼人的姓氏，在洛林省是到处可以听到的。十六世纪时，有个乔治·雨果，做过近卫队上尉，后来被封为贵族。另有一个路易·雨果，是埃斯底瓦尔的神父，后来又当上了普托利迈斯教区主教。木匠雨果和主教雨果之间是否有什么血统关系，我们无法知道，不过木匠雨果的子女愿意相信这种关系的存在，他们逢人就说格拉费涅伯爵夫人弗朗索瓦兹·雨果称呼他们父亲是“我的堂弟”。约瑟夫·雨果的第一个妻子迪厄多纳·贝榭生了七个女儿，第二个妻子让娜·玛格丽特·米肖又生了五个儿子。他们都参加了大革命的军队。两个儿子在维桑堡阵亡，其余三个被提拔为军官。在君主政体垮台以后，军队里的晋升，成了各阶级混合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雨果这家人似乎素有喜欢从戎的天性。

^① 摩里斯·巴雷斯：《我们的大师们》。——原注

第三个儿子约瑟夫·莱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于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于南锡城。他天生一头浓发，一直遮住前额的上半；鼻子偏平，嘴唇厚实饱满，脸色红润。要不是他目光闪射出善良而智慧的光芒，以及脸上那甜蜜的笑容赋予他迷人的魅力，他的相貌真可以说是粗俗的了。他在南锡的教会学校里开始了学生生活，但十五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学业便从此中辍了。他懂拉丁文和数学，写作流利，不但能写当代风格的军事报告，而且还仿效卢梭写短诗、情歌和书信，后来又写了一些荒唐的罗曼蒂克小说，其中充满邪恶和灾难性的结局。这个像常人一样快活的年轻人和迷人的健谈者却也常常闷闷不乐，因为他深信自己是仇敌的迫害对象。一七九二年，他作为莱茵军团的少尉军官，有幸结识了克莱贝尔营长、德赛中尉和约瑟芬的前夫亚历山大·德·博阿纳将军。他手下的士兵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固然会大发脾气，但也善于亲切待人。归根结底，他虽然力气很大，却意志薄弱，只有在战斗中才会大显身手。

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曾多次挂彩，他胯下的坐骑也曾有两匹中弹身亡。一七九三年，他被派往旺代镇压暴乱，被提升为少校，在他的好友及上司缪斯卡指挥官手下当一名副官。雨果年仅二十，缪斯卡三十四岁。这位缪斯卡是一名正规军人，原籍巴斯克，是由普通士兵晋升为军官的。到一七九一年，缪斯卡在皇家服务了十七年之久，才只有准尉的级别。革命和战争给了他机会。他赋有在社会动荡时期那种一跃而为显赫军官的本领。他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口才很好，言谈中肯，至于他的勇敢，几乎不必赘述。在六个月的战斗中，他三次得到提升。一七九三年，下莱茵军团第八营选他当指挥官。

缪斯卡和雨果两人生来情投意合。他们共同信奉一七八九年的原则，而且性情开朗，放荡不羁，又热心又忠诚。派给他们的

任务，就像在内战时期一样，是极端野蛮的破坏。他们的命令是焚毁所有单幢的房子，特别是城堡，夷平所有的面包房和磨坊。一句话，要把村庄变为废墟。在壕沟和树篱纵横交叉、树木繁茂的荒村里，他们受到难以抵御的敌人的骚扰，闹得他们这些共和党人惊慌失措。白色保王派和蓝色革命派都随意枪杀战俘。莱奥波德·雨果认为革命给他带来了一切，所以他对革命满怀激情，并用“无套裤者^① 布鲁塔斯·雨果”作为自己的签名，但他内心依然是人道主义者。就连“夏雷特匪帮”也很快知道了他这个“蓝军”有一副菩萨心肠。有一次，他请求一位布列塔尼少女，让他手下疲惫不堪的战士在她庄园里憩息片刻，说不定就是这位共和国军官那宽容的名声，才赢得了这位少女的盛情款待，这位布列塔尼少女就是小奥凡尔奈镇上雷诺迪埃庄园的索菲·特莱布歇小姐。

这位年轻的姑娘文雅端庄，娇媚动人；她那双棕色的大眼，修长的眉毛和希腊古典雕塑般的鼻子，显出了她坚定而又高傲的气质。“她周身浸透着一种活力：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她从容的态度和协调的举止，让人看了觉得既高雅又朴实。”^②她是南特市一艘贩卖黑奴船船长的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她又是这个城里当法官的勒诺芒·杜·布依松先生的外孙女。特莱布歇和勒诺芒两家，跟大伙一样，是忠于王室的。大革命把这家子人分成两派。索菲的某些亲属是“白色”保王派，另一些亲属变为“蓝色”革命派。她的外祖父勒诺芒·杜·布依松先生是一位职业律师，天生爱打官司，他同意任南特市的革命法庭的法官，因此丧失了他外孙女的尊敬，因为这女孩子对过分的蓝色恐怖感到厌恶。

① 无套裤者，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阶级对激进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

② 路易·吉博：《维克多·雨果的母亲》，第6页。——原注

索菲从小是个孤女，由她的姑母扶养长大。她姑母是一个家庭主妇，同情保王党和倾向伏尔泰，她的思想很快就为年轻的姑娘接受了。这位姑母名叫罗宾，是一个公证人的遗孀，一七八四年她侄女索菲归她扶养时，她年已六十。一七八九年她以赞同的眼光看待三级会议的召开，但到一七九三年，姑母和侄女俩同时被南特地方的屠杀活动和处决那些最受尊敬的人物而激怒了。她们决定到夏多布里昂小镇的亲戚家去避难。离那个地方不远，就在这保王之乡的心脏地区，有一个叫做雷诺迪埃的地方，这是两百年来属于特莱布歇家的产业。

像大多数没有母亲照料和陪伴的女孩子一样，索菲长大后变得坚强、任性，成为一个执拗、豪爽的自由思想者。她扬鞭跃马，驰骋在夏多布里昂镇附近幽深的小道上。她有一张市民身份证，用来对付官方的查问，这张身份证是南特地方的总督、人所敬畏的雅各宾派的凯里尔发给她的（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外祖父勒诺芒的关系）。她有了这张护身符，自愿从事救护那些固执的僧侣和帮助“朱安党人”逃走等活动。

因此，她成为“旺代地方死心塌地的保王女将，对议会执行的专制政治充满恐怖”。事实上，夏多布里昂镇的这两个女人是必须从两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中作一选择——一种是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一种是“夏雷特”或者“朱安党”的白色恐怖。难怪索菲不愿意住在那居民之间相互仇视的小城镇上，而宁可住在简陋的乡村别墅里。她喜欢穿着一双木屐，在自己的花园里工作。在小奥凡尔奈，当地乡下人称呼她为“我们年轻的女士”，就像在旧时代一样。她作为爱好自由生活的年轻女战士，以与邻近的地主打交道而自豪。她是一个性情恬淡的女人，爱好种植花草，朗诵诗篇，冥想自己未来虚无缥缈的英勇丈夫。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来越爱上了她家附近的神秘的农村。

小小的蓝军由于粮草不足，不断受到骚扰，再加上所到之处，尽是仇恨气氛，造成经常的神经紧张，于是他们就以杀人和抢劫的方式复仇雪恨。勇敢的缪斯卡将军决不是一个残忍嗜杀的人，他品格高尚，所以一直不愉快：“指挥一支给长官带来坏名声的军队是令人痛苦的。”但尽管他有那种感情，当他知道有人和朱安党勾结，想尽各种方法屠杀爱国分子的时候，他还是破口大骂那些人是“泼妇、恶棍、贱货”。索菲就是其中的一个，自从蓝军在雷诺迪埃耽迷于残杀和情欲以来，她在各方面变本加厉地反对蓝军。

然而，在一七九六年夏季的一天，她骑马朝夏多布里昂镇方向驰去的时候，遇到了那个正在树林里搜索“白军”的快乐的雨果上尉，她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个年轻军官对大屠杀没有罪。她曾经听说过他对缪斯卡有很大的影响，并且知道那些影响都是好的。但她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农民曾经告诉她：“蓝军到咱们这里搜人来了。可我们所有的神父都在附近，你可得拖住这些畜生别让他们动手。”她于是便向上尉卖弄风情，并且如愿以偿；同时殷勤地招待雨果和他的部下住进她的屋子，把全部分遣队都领到雷诺迪埃来。

她先给上尉端来了吃的喝的，然后便同他攀谈起来。年轻的上尉显得才华出众。他受过教育，能引用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和塔西佗的话，背诵法国文学家伏尔泰的诗句和巴纳的哀歌，还朗诵他自己写的情歌和离合诗，“诗体很中美人的意”。此外，他的性格虽然粗鲁，却很幽默动人。他随时随地准备歌唱，就像准备战斗一样。缪斯卡曾为他写过如下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我营的少校副官，
生前酷爱说笑，终因狂笑归西天；
他一路欢笑直至冥河边，引得冥王笑开颜。

啊！亡灵也因此热爱自己的陵园。^①

年轻的索菲跟这个在附近一带很有势力的副官保持友好关系，这给她带来很多方便。她经常看到他，还满怀兴趣地观察这个二十三岁的上尉以及他那色情的嘴唇和温柔的目光。虽然，像其他的军官那样，服役时他一直带着一个轻浮的女人（此人名叫路易丝·布茵，“体态丰满，头脑空虚”，她坚持叫人称她为“雨果的夫人”），尽管他用比较粗俗的话语夸耀他的情妇，但他完全被这位年轻的布列塔尼少女吸引住了，他认为她具有男性的勇气和智慧。索菲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邀请雨果和缪斯卡到他姑母罗宾家去做客。因为当地多数人家拒绝共和国军官进门，当然这两位军官给她们殷勤的款待深深打动了。年轻的姑娘聪明伶俐，青春的红晕使她显得格外美丽。两位军官很快就管“侄女”叫索菲，管她的姑母罗宾叫“姑母”。至于那具有明显的西班牙人气质的索菲，也发现自己对这位年轻上尉的兴趣有增无减。他负责救援作抵押的人质，其中有妇女和小孩。她喜欢和他一起骑着马到布坎奇幽静的小路上去散步，一直勇敢地对他表明自己的观点，说明对朱安党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雨果热烈地捍卫共和国，但他钦佩这位年轻姑娘坚毅的精神，对她产生了一种占有的欲望。他发现自己竟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她，感到不胜惊讶，而她发觉自己竟能同一个敌人这样无拘无束地谈话，也着实觉得吃惊。

这种奇特的、不协调的田园式恋情为时很短。由于缪斯卡和他的上司发生争吵，下莱茵军团第八营被督政府召回巴黎。军官雨果被迫离开这位布列塔尼美人，感到一阵怅惘。罗宾姑母也为这次离别惋惜。她有充分的哲学头脑来接受时代的变迁，决不会

^① 路易·吉博：《维克多·雨果的母亲》，第51页。——原注

阻挠她的侄女和一个共和国军官的婚姻。但当她把这个意思告诉索菲时，姑娘说，这桩婚事她不能接受。她又恢复了她在雷诺迪埃的生活方式，在花园里栽培花草。这时雨果身在巴黎，依旧不能忘怀他的“夏多布里昂的小索菲”，不断写信给她，虽然身边仍有体态妩媚的路易丝终日陪伴着他。雨果对缪斯卡说：“我经常把她贴在我的心上，透过她的两只美丽乳房的微微颤动，我感到它们给予世界以生命！”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①

说来奇怪，像上尉这样生气勃勃、身强力壮的人，一旦受到挫折，竟会离奇地染上了迫害狂。自从缪斯卡放弃营的领导职务后，雨果心怀不满，大肆反对他的新上司，大骂他是“一个流氓，不但该戴上镣铐，而且要上断头台”，还说他是个“头脑糊涂的坏蛋”，又说他是“莱茵河呕吐出来的一条鳄鱼”。这使最高统帅部忍无可忍。牢骚满腹的雨果被撤职，调任为军事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人。他的新职务使他有权住进沙滩广场附近的市府大厦。在那里是不可能保留他的情妇的。路易丝以谨慎小心、日趋冷淡的态度消失了，雨果上尉可以自由自在地梦想他的索菲·特莱布歇了。她给他的回信“极端含蓄”和“羞怯稳重”，这和上尉饶有情趣的流利言辞有极大区别。说不定就是她的含蓄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不管怎样，他向她求婚了。

她在世上孤孤单单。论年龄，她比雨果大十七个月，她需要有个依靠。然而，她几乎不被求婚所动，直到她在南特的朋友们向她施加压力，她才下了决心。她在她弟弟的陪同下来到巴黎。雨果“疯狂的爱情感动了她”，在巴黎第十九区即诚实区市府大楼举行了没有宗教仪式的婚礼。婚约表明新郎除去他的薪水，还有相当一笔财产和私人收益。新娘没有妆奁，因为雷诺迪埃的地产并

① 路易·吉博：《维克多·雨果的母亲》，第68页。——原注

不属于她。雨果上尉慷慨地接受了一项协议，即家庭的财产供夫妇两人共同享用，虽然在督政府执政下生活费用很高，他从不抱怨一句。“钱么，”他说，“不过是战争所需的军费。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咱们能过富裕的日子。我不背债，也没有烦恼。”

新婚夫妇在巴黎度过了两年。雨果深深地爱着他的娇妻；可是她却有点受不了丈夫措辞激烈的唠叨以及他所爱好的粗俗的幽默，而且这个脖子粗短的男子过度的床第要求弄得她疲于应付。然而她还是沉默寡言，任性，傲慢。此后很久，她还一直记得“在那座几家人合住的老式房子里度过的忧郁的年月，那里的墙壁被革命弄脏，绘画都被撕成碎片”，想起这些就不愉快。这对年轻夫妻的家里既没有亚麻布的台布和床单，也没有陶瓷的杯盘。索菲一直为失去雷诺迪埃的花园和故乡布列塔尼的海风而遗憾。夫妻俩最要好的朋友是法庭的书记官皮埃尔·富歇先生，他是南特城里一个补鞋匠的儿子，跟特莱布歇家原是世交。他和雨果同年，但性格迥异，他谨慎、朴实、恬静。他从一个传教士叔叔那里受到的教育，与其说适于做战士，倒不如说适于做僧侣。“这两个朋友持有不同见解的只有一点——政治。报告起草人是共和党，而书记官却是保王党。”^①然而两人的政治观点都不过激。这位书记官，在他的好朋友结婚几个礼拜以后，也与安娜·维克多瓦·阿塞琳结婚，他请雨果做他的证婚人。在结婚筵席上，雨果斟满自己的酒杯，说：“你一定生个女儿，我呢，生个儿子，我们让他们结为夫妻，我为他们的未来干杯。”

在督政府执政时期的巴黎，市民的服饰妖艳，言谈无所顾忌。年轻的雨果夫妇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索菲穿着轻飘飘的薄纱衣裳，正如她丈夫用餐时含蓄的淫秽之词所说，“让一只好奇的眼睛看到

① 《雨果夫人回忆录》，第13页。——原注

最神秘的迷人之处”。在夏约街和香榭丽舍大街交叉处的意大利花园里，展出一些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栩栩如生，例如在透明的云层下相会的马尔斯和维纳斯。夫妇俩在那里遇到了索菲童年的朋友拉奥里上校，他这时已是师级副官。维克多·法诺·拉奥里原是马延人。他虽然对革命忠心耿耿，但他依旧保持着贵族风度，这是他在当时还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大路易养成。他穿一件做工讲究的浅蓝色外套，没有穗带的浅蓝色宫廷礼裤，“戴一顶黑色的卷边帽，上面结着一个小小的帽结，还戴了一副白手套”。总之，他看来素雅高贵，与众不同。索菲重新遇到童年的朋友，显然非常高兴。毫无疑问，在与她丈夫的活跃性格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下，她特别欣赏这人的贵族式的典雅庄重。在那种放荡的时期，这位目光炯炯有神的上校却依旧保持独身。他读了大量罗马和法国诗人的诗篇，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也是一个空想家。“他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的学识。”他气质高傲、严谨，值得爱慕。此后他成了这对年轻夫妇的密友，他们十分重视他的友谊。丈夫非常高兴找到这么一个保护人，因为此人是莫罗将军的朋友，曾被督政府数次派往意大利军队执行任务。雨果夫人也为有一个像自己一样含蓄、谨慎的知己而高兴。

一七九八年，雨果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贝尔。第二年，雨果少校又调回军队服役。自从他隶属的第二十半旅改编成莱茵军团的一部分以后——当时被骄傲地称为多瑙河军团——他便把妻子安排在南锡居住。索菲的通信地址是“年轻的女公民雨果（住在婆家）：南锡市旧城区马莱晓路”。索菲居住的街道寂寞凄凉，屋子幽暗阴郁。那座房屋黄色的正面如同灰暗的庭院一样阴沉沉的。这个习惯于露天生活的布列塔尼女人，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不喜欢她的婆婆，特别不喜欢她的小姑玛格丽特。玛格丽特通常被称为戈通，是马丁·肖平的妻子，她不客气地对嫂子发号施

令。索菲希望给孩子喂奶，替他洗澡，让他呼吸新鲜的空气。而她婆家的人都赞成用奶瓶喂奶，用毛巾角替孩子揩拭。像大多数在妻子和母亲之间两头受气的男子汉那样，莱奥波德·雨果只好今天顺从这个，明天笼络那个。

在巴黎的意大利花园遇到的那个漂亮的拉奥里上校也到南锡来了。他没有忘记庄重的索菲。他认为，他理想中的妻子应该像她那样，所以他习惯于找她聊天。他们不乏共同之处：严峻地批评恐怖统治，渴望和平和真正的自由，赞美拉奥里的上司莫罗将军，回忆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度过的童年。这些会面使他们俩产生了一种隐秘的爱情，在开头这种爱情是不知不觉的，而且完全是纯洁无邪的。一七九九年十二月，莫罗被任命为莱茵军团的司令官，拉奥里成为他的参谋长。根据军队由来已久的传统习惯，雨果少校的妻子既受年轻的参谋长的宠爱，丈夫现在一切都能如愿以偿，因而他被调到莫罗手下执行私人任务。

起先，雨果把妻子留在南锡。索菲再次怀孕，而且仿佛觉得自己在爱着另一个男子，所以她越来越害怕她丈夫贪婪的肉欲要求，提出暂时分居，让她到布列塔尼去生孩子。雨果本人当时住在圣普勒的一个学校里。他感到她的信冷酷无情。少校写给妻子的信说：“我丝毫不反对你想离开南锡，再次返回你所热爱的娘家的意愿。但你信中表示的态度伤了我的心……”^①雨果夫人想带小阿贝尔一起到雷诺迪埃去，她在回信中写道：“我会极端痛苦，倘若我被迫将他留在我一去不复返的地方……一旦回到自己的家，我就不会再往别处去了。你如愿意和我们呆在一起，随时都可以来看我和孩子。”^②

① 路易·巴托：《雨果将军》，第19页。——原注

② 同上，第20—21页。